

現代主義者的信仰告白：評《剪翼史》

企劃主編 | 甘昭文



剪翼史

王文興著／洪範／201608／197頁／22公分／320元／平裝
ISBN 9789576743375／857

距今四十多年前，王文興的首部長篇小說《家變》橫空出世，旋即以其離經叛道的主題和詰屈聱牙的修辭敘述震驚文壇，並數度引發正、反兩造甚囂塵上的激辯；時迄於今，王文興在小說創作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已可謂有目共睹，除了被論者譽為行文旁出機杼的「語體家」，其慢工細活、意欲與永恆拔河的精神，毋寧才更令人肅然起敬。

秉持著一以貫之的信念，新作《剪翼史》的誕生同樣耗去了作家十餘載的光陰。儘管和前行諸篇相比，這部小說在形制方面不能說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經過苦心孤詣的修煉，作家與文字間浴血奮戰的勁頭只有增無減；小說中慣常可見各式各樣的留白、粗線、圈點、數字、注音，甚至繁／簡體中文等符號穿插迴映……攪擾之不足，王文興乾脆自鑄新字新詞，恣意跳脫能指與所指的內在對應邏輯，此番由「創作」而「創造」的過程本身，已然蔚為奇觀。當然，熟知王文興的讀者必定也能認肯，敘述形式從來不是孤立自懸的幫襯，相反的，它是內容呈現不可割裂的部分，從《家變》、《背海的人》到《剪翼史》，王文興一方面有意識地調度文句，體現了現代主義（以及個人主義）思潮之於他的美學啟蒙；另一方面，這種種變造不光為營構破格的尖新感，而是冀求能將字裏行間的節奏、聲情乃至於閱讀當下的語境一併涵攝——此間預設的效果基植於寫作者的主觀認定，不容讀者輕越雷池半步；無怪乎王文興動輒強調慢讀、精讀的工夫，因為唯有透過亦步亦趨的摩挲感悟，方得以形成作者／文本／讀者三位一體的理想聖像結構，而《剪翼史》的付梓出版，無疑可視為王文興個人文學信仰的又一見證。

細究起來，《剪翼史》的故事其實乏味得可以：一名中文系男教授某回在課堂上傳道授業之際，忽焉感到身心難以為繼；意識自己體內可能潛藏著神祕的病根後，他開始轉向宗教、藉由祈禱尋求神恩庇祐。隨著情節的鋪遞，讀者亦逐漸由敘事片段勾擊出主人翁賀宗成的形象：為人拘謹，處世疏淡，經濟雖然無虞，唯婚姻失和、妻女不親，工作方面則不意捲入派系惡鬥的修羅場，加以繪聲繪影的小報告乃至於稍後的「成績竄改」事件，更導致其修課人次和教學

評價的連年下滑……較諸刀光劍影的江湖人生，學院中這類蝸牛角上的戰爭其實還算不上「雲譎波詭」，但林林總總瑣屑而難堪的際遇，卻委實一次又一次擦挫賀宗成的個體意志；彷彿擺盪於書中所引之古典詩句——「心了事未了」以及「事了心未了」的困頓間，他雖有意無意自各種屬世關係及相伴而來的羈束中遁逸，卻終究難以自外於生命本質鄭重而輕微的騷動，由是輾轉不得安寧。

小說開頭，敘述者即以第一人稱的「俯瞰」視野勾勒出場景：「我就講不出話，在，這麼樣大的，豁大的，一整班底學生底面前。」儘管居高臨下，賀宗成毫無來由的失語／消音已然暗示了折墮之始；假若生命也有連舒伯特也無聲以對的時刻，那麼這些寂靜顯然構成主角人物不可承受之輕，一點一滴地空乏其身——降及末後，走下工作崗位的賀宗成改以「仰望」角度迴覽校園諸景，姿態的轉變似乎鳴應了王文興為小說題名的終極意旨：所謂「剪翼史」，無非就是「人生失敗的過程史」。

王文興長期執教於學院，對於派系間近親相衍、同黨伐異的怪現狀，恐怕別有一番心得。藉由《剪翼史》，他呈現了一群活在象牙塔之中、魚腸雞肚的知識份子形象：他們不以感時憂國為己任，卻錙銖必較於排課、研討會發表順序、論文集編輯掛名等末節，身陷堙井而猶恐天下不亂。對旁觀者而言，這些宛如田間腐鼠的小名小利竟槓桿般支配著袞袞諸公的存在尊嚴和價值，書名「剪翼」因此不僅標誌著個體生命起伏跌宕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成就了另類的「剪異」（剪除異己）紀錄；在語言文字的琢磨之外，小說家對百無聊賴的學院生活底蘊的揭露，無疑也聚焦出另一別開生面的亮點。

當然，箇中最值得關注的，誼屬現代主義思潮在文本當中的顯微，從違拗的語體、意識流技巧到人物模塑及主題的觀照，小說家再次對「生而為人」的困境提出了叩問。事實上，王文興的多篇作品均反覆以一象徵性的男性角色（*allegorical male figure*）作為人類集體的指代：他們往往活得孤獨栖皇，言行舉止擺脫不了幽微的病識感，面對未知的「命運的迹線」，時而消極抵抗，時而進退失據，不知伊於胡底——無論是血氣方剛的范曄、滿嘴狂言亂語的「爺」，或者垂垂老矣的賀宗成，似乎總是在波濤洶湧的世情中被動浮移著，內耗於無以名狀的虛惘，又不甚真切地追尋解方；只不過，較諸前二者分別以行動和滔滔雄辯來緩解存在的焦慮，年屆退休之齡的賀宗成則轉向營築精神世界，彷彿舉手投足、張口見喉至此都已顯得冗餘——形而上的宗教信仰，竟或成為身心靈安頓的無上依皈。

小說安排了一貌似朗俊的收場：慣經世事的男主角自原崗位退休，臨別一望，但見鬢宇校舍參差，男女學生合併慢跑的行伍過眼依稀；而「那一臺，梔子花 木樹」和「參株白千層」

么棵」則紛紛枯謝斑駁，彷彿標誌著美好歲月的落幕。樹猶如此，結尾那狀擬足痕的兩撇符號因而格外耐人尋味——揮別校園的賀宗成，從今而後將往何處去？剪去婚姻家庭與工作事業的雙翼，是否意味著延來一段「腳踏實地」的人生旅程？而居處大洋彼端的女兒小薇，有朝一日會不會像當年的范曄追尋離家出走的父親，就此開啟循環往復的人倫悲喜劇？相較於前此行文的橫徵暴烈，開放式的終局合該是王文興對讀者釋出的最大善意了。

回歸小說本身，在這個太陽底下無新鮮事、萬物卻又變動不居的弔詭年代，《剪翼史》近乎遲暮的問世難免引發不同評價，特別是當《家變》的出走情節儼然成了報刊社會版面數見不鮮的「家常」，當「寫作」淪為一場極其奢靡的實踐，究竟還倖存有多少讀者，得以穿涉真正雲譎波詭的文字迷障，緣著創作方意必固我的思維秘徑抵達其所建構的新天新地？或許，意義的歧路花園本屬必然，作為文學永恆的信徒（與天主），王文興但憑己力開物成務、幻設柳暗花明的文本風景，邀請蒙揀選者進入聖堂，哪怕「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七章十四節）——堅持如此這般的「不合時宜」，或許才正是小說家始終令人感佩、千錘百煉的匠心之所在吧？